

闲言碎语

张晓辉



现在出书热一浪高过一浪,丝毫没有减颓之势。一年出版社累计要多少书,说出来够惊人也够吓人的,这个数字就不公开了吧,没多大意思,若有意思的话,无怪乎是说文化市场一片繁荣大好之类的话。可是质量呢,不是纸质或印刷质量,而是文字质量,或者说文字含量,也可以叫文化含量,却是成走低之势。好多出版的所谓书籍,说的不好听点就等同垃圾,跟垃圾不知又有什么区别。可是这样的书籍却还在一年一月一日日日不断地出版印刷,充斥着文化市场,出现在大众的眼皮下。

## 观出书热

真不知该不该说悲哀了。或许有的人说了,悲哀啥呢,多出几本书,即便是垃圾也没啥,反正这是个快餐时代,看了或不看就扔或别理睬。这诚然是一种想法或作派,但是殊不知快餐见多了吃多了会倒胃口的,你哪能领略或体会到不是快餐而是正餐或高于正餐的那种,那可是经久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吃的。可快餐充其量也就是快餐,它没有生命力,无法保留或保存长久。

可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诸如好的书籍,它原本力量就是巨大的。一本好的书籍,人人争相捧之,一时洛阳纸贵,想买有时都怕买不到。这是好书带人的魅力。比如一部《红楼梦》一版再版,有人嫌多或嫌弃了吗,没有。只是,真正买或会欣赏的人并不多,多的反而是对那些文字粗糙、充满低级趣味的书一捧再捧一捧再捧一捧再捧。

好书不嫌多,可不好的书一旦多了,那就不好了。像如今谁谁某某某,权且不说是作家或文人出书,就连政府官员、企业老板乃至寻常百姓都有着强烈出书的愿望。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朋友吧,他平日喜欢四处走走,每到一处都要有所记录,虽然像记流水帐似的,可是他觉得这对他很有纪念意义,于是就拿资金自己找出出版社出书了。书印出来后,自然是亲戚朋友同事每个人都少不了一本,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读他的所谓游记,我真有点哭笑不得,文笔就跟小学三四年级学生差不多。

类似如此的,你去书店看看,有多少堪称是真正的文字艺术或文字精品,好多都是“三脚猫”类的功夫,不仅内容不堪一睹,就连书皮弄得那花里胡哨、油头粉面的样子,看起来就有点恶心。书皮还说的过去的呢,有时也是驴粪球外表光,里面其实没有真家伙。

还要说的就是那种所谓励志、美容或健身方面的书,以及迷信、算命之类的,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都有,这些之中不无有价值的,但好多未免是那种属于盲目跟风,且多假冒伪劣或粗制滥造的东东——在此就不能叫书了。之于单单文学这一块,文字质量不见有多大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难见到真正的好书,精品那就难上加难了。可有的人出书劲头却特别大,不仅自己出,也帮别人出,写出了一点文字就马上想印刷成书,——好的书,有文字质量的出未尝不可,真正没有点水平的,出来不怕人笑话么。我不知道这些热衷于出书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是为了满足自个儿那份虚荣心,抑或别的原因。但无论哪种,切勿盲目跟风的好。

说实话,好的文字需要自己去张罗吗,你不想出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字的出版与否与其内在质量挂上钩,质量达不到,书出来又有何用,还不是等同垃圾吗。当然,也不是出版社抢着出的书都是好书,也有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作的一种附庸风雅之态、之举。所以有些看似很热捧的文字其实不值得推崇,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好书。

出书,出书,拼命出书,出的书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劝你还是别出的好。真要出也没谁拦,拦也拦不住,只是出来后没人买没人看那就只好自己放在家里留作纪念了。如果硬要倾倒到市场上,那么丢丑出洋相的就只能是自个儿了。

两代人间

张帮俊

## 最美战友情

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我问父亲什么事?他说:“你赵叔来了!一起来吃个饭!”我二话没说,答应着。

赵叔是父亲的老战友,自从和父亲一起退伍后,二十多年来,一直有联系。每次,父亲回老家都会抽空去看看他,过年时,打个电话问声好。家里有什么事,只要父亲说一声,赵叔无论多忙,都会前来帮忙。

回到家吃饭,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中年人,赵叔我是认识的,还有几位叔叔很陌生。赵叔笑着对我说:“东子,跟你介绍下,这几位都是我和你父亲的战友,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年,我们是一个班的,快

叫叔叔!”我忙打招呼。其中一位叔叔说:“你就是小东子吧!想当年,我还抱过你,时间过得真快,长这么大了!成家了吧!”我笑着点头忙倒茶倒水。

父亲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可是,每当有战友来时,父亲就神采奕奕,话也就多了起来。父亲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忙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满面笑容。很快菜烧好了,几位战友落座,酒杯满上酒,父亲端起酒杯说:“各位老战友,今天很高兴你们来家做客,咱们今天喝个痛快,一醉方休。”赵叔笑着说:“老张,这么多年了,还没改你那直来直去的脾气!战友们!咱们今天不说别的,就聊在一起当兵的事。”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趁着兴致,我就问赵叔:“赵叔,听我爸说,你们在一起还抱头痛哭过?”几位叔叔一听,都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还是赵叔说吧!”赵叔喝酒说:“那会儿,刚到部队,一下子还不完全适应部队的生活,又到新年,可却不能回家,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难免会格外想家。越想越难过,弄到最后,我和你父亲抱头痛哭,其他几个人也被我们的情绪所传染,也哭起了鼻子!”父亲听了,也笑着说:“主要是当兵离家太远,实际上我还是蛮坚强的!”此话一说,几位叔叔都笑了:“得了吧!那个时候,就数你最爱哭鼻子!”

宴席即将结束时,赵叔也端起酒杯说:“老战友们!希望大家把身体保养好了,有时间,我组织大家一起回咱当兵的第二故乡看一看!”临走之时,父亲与每一个战友拥抱握手,相互祝福,那场面真的挺感人!赵叔他们的车远去了,父亲却一直站在屋前挥着手。我很羡慕,父亲与老战友们之间的那种深厚战友情,这份情,是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如果你问一位曾经当过兵的人,军旅生活中最难忘的是什么,十有八九,他会回答“最难忘是战友情”。战友情好比是一杯白开水,虽然清淡却能解渴;战友情是一碗老咸菜,虽然平常却韵味绵长。

灯下漫笔

刘青纯



## 吉他人生

爱好文学的我也爱好音乐,尤其是对吉他情有独钟。刚走出校门那年我就买过一把吉他,又买来吉他培训书自学。由于不是入门教材,加之自己不懂乐理知识,竟如读书般弄得人一头雾水。折腾了两个月,连7个音节在琴弦上的准确位置都没找到。当初学吉他的激情在现实面前节节败退,由爱生恨,恨不得将吉他砸碎。

最后,还是不忍心砸碎无辜的吉他,而是眼不见心不烦,送了人。那份对吉他的挚爱却深深地埋藏心底,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种子,等待萌发的时机。

几年前,我在北京打工时,认识了雷子。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给人最初的印象不大好:染成黄色的长发罩住了大半张面颊,脏兮兮的牛仔裤上的两个破洞很扎眼。后来,我发现雷子业余时间背个吉他去卖唱,不由对他另眼相看。一次,我邀请住在隔壁的雷子给我们弹一首曲子。面对着我的两三个朋友,雷子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用掌声鼓励他。感情难却,雷子怀抱吉他弹了起来。顿时,美妙的乐曲如潮水般当涌而来,我的整个身心都被卷入巨大的漩涡里。我惊异于六根钢丝弦弹出如此美妙动听的乐曲,富有强劲的张力和层次感。那粒埋在心底多年的种子在音乐的浇灌下,终于破土而出。我告诉雷子,我要拜他为师,我要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雷子疑惑地看着我,露出调皮的微笑:“吉他很难学的。”

尽管雷子说我没有天赋,但还是送了我一把他淘汰的吉他。我从基本的按弦到指法学起。渐渐地,我才发现吉他该有多么难学啊!时常因为按不住某根弦而听起来像弹棉花的声音而苦恼。经过一个月的练习,我终于可以熟练地弹奏7个音节,并能眯着眼睛准确弹奏小曲《两只老虎》和《小星星》时,欣喜在心底荡开来。

两个月后,当我像模像样地给雷子弹了一首《兰花草》,雷子两条浓眉不住地抖动,大眼睛里含着赞美和肯定的神情:“不错,比我刚学时强多了。”但我觉得为了练琴,我的左手两个指头肚被弦勒出了血口子,学会了只有两个和弦组成的《兰花草》,反倒憎恨自己的笨,一点也没有成就感。

可惜不久,雷子回了老家。没人指导的日子,我只有独自摸索,弹着被我弹腻了的《兰花草》,如同一个士兵在不停地练习着简单的“一二一,踏步走”,仿佛岁月都在停滞不前。

一年前,我在上海买了一把崭新的音质更好的吉他,买了一本吉他入门教材,自己如一个刚踏入音乐之门的孩

子,头一回对吉他有了更强烈的认识。当我把《龙的传人》弹得铿锵有力,让人激情澎湃的时候,当我弹着《丁香花》,感受到那低徊忧伤的曲调表达对逝者无尽的思念的时候,自己正在经历着另一种人生。

人才旅途

宋殿儒

## 树下

自从搬进了这个小区,每次下楼去乘公交,或是在楼前的小广场转悠,总感到缺了点什么。

开发这个小区的时候,这里是一片低矮破败的房舍,房舍前面是一条通向市中心的主干马路,马路边上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公交站跟前长着三棵高大的梧桐,梧桐叶子,好像总是遮风蔽日的茂盛旺盛。

在这儿居住的人,大多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虽然彼此并不熟悉,然而都因为那三棵大树的原因彼此又都似曾相识。每次我们这片人等车的时候,都喜欢在树下站一会儿,彼此也会拉拉家常,要是遇到暑热天和下雨天,我们也都会往这三棵大树下面去躲。在大树下,我们日晒不着,雨淋不着,雪也无法飞临。可是自从小区改造,拔光了这三棵大树,我们这个小区的人,就再也没有缘由相聚于树下。那股邻里的亲情断了,与城市的那些亲人和好缘分也断了,彼此楼上楼下,来去匆匆,彼此再没有一句可以搭讪的话语,再也没有出门不用带伞的那种随和……

树对人有多重要,好像没有人专门问过。可是每当我们离开那些生命中扎了根的树时,才会感到它其实才是我们的一个亲人。

五六十年代,我们一家人都住在乡下。那些酸酸苦苦的日子都几十年过去了,都被岁月忽略到了记忆的背后,可是有一件事我却永远也忘不掉。

我五岁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到邻村去上小学,我们一路走着路边总会遇到大树。当年我什么都不懂,而又啥都想问。因而我就问父亲,为什么路边总会长些大树?父亲则认真地说,这都是老辈人给专门栽的。一路上有了大树,天下雨了路人就能避雨,日头太热了时,走累了的人就能在树下歇歇脚。父亲还专门交代,今后去外村上学,每次遇到天雨或是毒热时,记着往大树下躲,大树是人的一个亲戚……

“那大树是人的亲戚,人每年过年为何不去给大树走亲戚呢?”小时候,我常常像这样的刨根问底。可是父亲对我的话总是很认真回答。父亲说,大树这个亲戚,不用你去给它点心的,只要你记着它们,不要随便伤害它们,它们就高兴地给你遮风挡雨了……

我上高中那年,因每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还都得步行三十多里山路,每次返校还得扛上几十斤粮食到学校去吃。因而,父亲就成了我的帮扶。每次返校,父亲都要为我扛起几十斤粮食陪送到校。可是父亲从来不愿意走进学校,总是在校门口就停下来,将几十斤粮食放到我的肩上,说,去吧,你也大了,也得锻炼锻炼了。而后就给我摆摆手说:走了,可舍得吃喝啊!

可是父亲从来不知道,每次当父亲在校门口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消失的是给我遮风挡雨的大树。我常常在静夜里想念父亲,想念陪我走过来的那些遮风挡雨的大树们……

我参军回乡那年,因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做生意,心中很是渺茫。可是就在我的人生遭遇困境的时候,我的几个老同学登门造访了。他们不仅给我出了创业的主意,还七凑八凑地为我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使我在人生的另一个战场成为一个能攻善战的强者。

每每回望这些经历的时候,我的心中也会隐隐地出现大树,这样的朋友不也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大树吗?

大树不曾言语,而大树往往最为热诚和真诚地善待我们人类。人生不能没有那棵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大树也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一份诚信,一个承诺,一汪友谊,一份亲情。

近些年,老村的人愈来少了,路边的大树也都逐渐稀疏,可是幸则还有我们那一代没有死的老玩友们每年的春天都记着回一趟老家,去补栽路边的树儿,栽一棵树,我们心上就多出一个兄弟,多出一份亲情。我们想,到死也能让老村的路边都长成荫及子孙的大树……

我们的前辈们都明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也身体力行地在我们天空之下栽满了大树,而我们呢?我们也许就是子子孙孙们今后路上的大树。我们首先要栽活自己这棵大树,子孙们一路上才不会烈日晒着,被雨淋着。我们要是记着在人生的道路上栽满了遮风挡雨的大树,那么我们的这个世界烈日晒不着,雨淋不着,就会永远地温暖温馨,热热呵呵……

城外笔谈

杨谓

## 东莞掠影

听说我有东莞之行,一朋友开玩笑说:“去东莞,你可要小心些哟!”玩笑背后的含义谁都明白。

自不久前东莞被狠地“扫”了一下后,东莞的名声更大了。紧接着,又有媒体爆出东莞外来工大流失的新闻,于是在人们心目中:东莞的经济不行了。更有敏感者,把两者理解成了“因果”关系。

东莞是一个地级市,下设镇、区,没有县。邀请展的地点在企石文化中心,在东莞,企石的经济是个小弟弟,但现任镇委书记,原是在东莞数一数二的长安镇的镇长。什么叫城乡一体化,到了东莞就明白了。在东莞开车走上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感到像在唱一首节奏舒缓、音调平稳的慢歌,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农村,哪里开始是城镇,哪里又是工业区。城镇、民居、山水、工业区,融为一体。人在此地行,仿佛景中游。

进入东莞市区的是两条平行的多车道公路,高速行驶的车辆川流不息,充分显示了这个地方澎湃的活力。我以“外来工流失潮”这一问题向一镇级政府官员相询,他说:外来工的流失,对当地经济没有影响,是转型升级的必须结果。很多镇、区,经济总量不跌反升,另外你想:原本100万工人生产的产值,现在只要30万工人就能达到甚至更多,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当然,也有当地人持“狠扫”过后经济不如以前的观点。但多指酒店业和娱乐业,原本只为“寻开心”而来的“大老板”都不来了,他们顺便带来的“生意”和“机会”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了。如今住宿高档宾馆,不要多生“奇想”,因为肯定没有“小姐来电”。据说如今哪个宾馆只要被发现一例,当地的书记、派出所所长、片区的民警以及宾馆经理都要受到严惩。所以有人戏说:现在东莞连一只苍蝇都看不到了。

另外有三个印象值得一提:

东莞的各类艺术培训遍地开花,简直可以用目不暇接来形容。接待我们的镇委书记说:“东莞人已经认识到,如果地方文化上不去,人的素质不提高,经济也很难再有大发展。”从他们这次文化活动的安排上看,他们已经做得非常专业,在这方面的手笔很大,心态诚恳而又平和。

东莞山水清秀。我们每顿饭都被安排在不同的农庄,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肴,丰俭相间。环境则一律的幽静洁净,真的不见蚊蝇。山青可以以地理气候来解释,但水清的问题我颇存疑问,询之于陪同的官员,他说,原先也有污染的情况,后来转变了观念,下大力气整治,渐渐地就变成了共同的自觉行为。

有的镇建筑密度过高,似乎没有什么规划。知情人说:那是高速发展带来的后遗症,当年匆匆忙忙地上规模,甚至来不及规划,让人不由地联想起生长期少年易得的“增生”症一样。

走近记忆

茜纱窗下

## 有人为你点过歌吗

那晚,我悠闲地散步在暮色匆匆的大街上,突然耳旁传来“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原来是一个青年背着吉他自顾在人行天桥上弹唱。听到这首歌年久远的老歌时,我突然怔住了,不禁泪光点点。

多年前,我还是个初中生,正是懵懂叛逆的年纪。繁重的学习和家人的误解一度让我很自闭。我关上心窗,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像个没有灵魂的鬼一样学校和家之间游来荡去。唯一的快乐就是中午关上门,一个人偷偷地打开收音机,“让灵动的音符化作一只吉祥的鸟儿,飞到你的身边。让动情的文字化为一缕温暖的阳光,落在你的窗间……”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时,我就沉醉在广播电台吉祥鸟节目的音乐中。

有天中午,我又准时打开收音机。“带去您的心声,带去您的祝福,吉祥鸟愿作您传递友情的空中使者……”,我的心突然悸动起来,主持人甜润、亲切的声音正说道:“亲爱的冰雪儿,我不知道此刻你是不是在收音机旁,下面这首歌是为你点的。为你点歌的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姓名,他只想让我对你说:冰雪儿,累了就打开窗户,抬头看看蓝天。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呀,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听着这首睿智化略带沧桑的嗓音,倾情演绎的《水手》,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不禁泪流满面。这首歌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激励着我,让我彻底走出了阴霾。虽然直到现在我从未曾知道,当初为我点这首歌的人是谁?是同学、朋友还是家人?我都真心地感谢他们,在那个纯真的年代,用这种方式来温暖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多年后,我初恋的男友突然离家出走,没有片言只语,临走前却在电视台为我点了首歌《宝贝对不起》,这样露骨直白的告别方式就像我们岌岌可危的爱情一样,所有付出灰飞烟灭。我却隐忍哭不出声来,唯有用青春来祭奠。我挥挥手仍然默默地祝福他,也谢谢他曾经爱过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的我再也不听广播了,也不会再为一首歌由,一个故事而轻易感动了。但《水手》这首歌,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耳边萦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午后,那个青涩的我静静守候在收音机旁听这首歌时,那一次次渗透心灵的感动,是多么弥足珍贵,更是激起我勇敢、乐观面对学习、生活的热情 and 动力。这也是我人生路上一次心灵成长的旅程。

星期诗汇

朱昊伦



## 夜阑风静

——拍毕业照时,忽有感想,作之,兼以表达对同窗两年的感怀

夜阑风静,月色入户,怅然起行  
夜阑风静,听江流天地的声音  
夜阑风静,水中的月影  
像你的,眼睛

抬头看,哪片云能变得更像  
我遇见你时望见的,身形  
怀想,热闹的时候  
耳边却是,无法打破的,冷清

在一起的时光,平淡无奇  
我嫌你木讷,你嫌我都不会,安静  
终于有一天,我成为你的,你成为我的  
渐行渐远的,背影

终于,在此刻,我安静了  
都消失了,那聒噪的声音  
还有你的愁,你的笑,你的声影  
你的,眼睛

懊悔,说一声,留下  
留不了一个机会,我诉说,你倾听  
失落,叹一声,忘记  
忘不了一个痛楚,什么叫,刻骨铭心

一切都已不在,只剩,夜阑风静  
只剩,一轮明月  
照在我的心头  
照进你的,眼睛